

◆ 笔走万象

◆ 子 薇

春景图

春阳照过来的时候,是五九尾。在清晨,一道光劈过来,豁然照进卧室,把尚且还在睡梦里的人惊醒。睡眠惺忪的人,一点也不恼,扭头看向窗户,听见一只鸟的叫声,两只鸟的叫声,成群结队的鸟的叫声,便彻底清醒了。

漫天的风筝在飞舞,每一只风筝下面,都有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一颗激越跳动的心,一双灵巧勤劳的大手,或者一双稚嫩却敏捷的小手。步道上,长跑的人们穿着单薄的短袖T恤,饶是如此,还是一副汗津津的样子。

春阳普照,万物同辉。打苞的红梅再也保持不了原有的矜持,一阵窸窣窸窣的声响,争先恐后地露出笑意盈盈的脸庞。人尚且走在远处,便有一阵一阵的异香涌过来。原本在公园里慢慢散步的大人孩子们,纷纷站到梅花树下,摆起了pose,定格下美丽的光影。盛开着的,除了梅花,还有茶花、迎春花。泡桐树,枝丫间已有了点点新绿。苦楝树,也露出了急切争春的容颜。玉兰的花苞,不再戴着掖着,眼瞅着一日胜似一日地丰满起来,或许在明晚,也或许在今晚,就会盛开出一树独树一帜的芳华。

冬日里枯黄的草坪,眼下已是绿意盈盈,仿佛厚实的地毯,直铺向无涯天际。三叶草从草坪下钻出来,小心翼翼却又有那么一点骄傲地把小脸蛋朝着天空高高扬起。

红花草有半拈长了,青枝绿叶,喜气洋洋。麦子油菜,呈现出燎原之势,把原本在冬日里枯寂的原野,装扮得很有点看相了。依然骄傲的,还是冬日里的主角,大白菜、大头青、萝卜、大蒜、茼蒿、胡萝卜。

光秃秃的柳树,柔软的枝条上,泛起星星点点的叶芽,幽微的绿,仿佛初生的鸟喙。微风起时,柳枝随风轻扬,那些密集的鸟喙便一下一下极富动感地在枝条上啄起来——恍惚间,似乎听见了万物萌动的声音,如小鸟出巢,如小鸟振翅,如小鸟啾啾。

原本无华的水面,仿佛被一双神手着了色,满含着明媚清新的绿。春水绿堪染。在春风里,锦缎一样的水面漾开道道皱纹。枯寂一冬的荷叶,那些宛如落在纸页上的由褐色水墨书写的乐谱,此刻,在它们的身下,在水域的深处,已有蓬勃的生命在试水在律动。

薄衣裳厚衣裳小被子大被子,一样一样地挂在阳台外面的晒衣架上。傍晚收回家里,那些吸足阳光的衣被,再不似阴干了软塌塌的样子,它们有了筋骨,挺括,硬朗,散发出香喷喷的气息。

风过处,一片片深色的云彩飘过来,针尖样的细雨随即窃窕飘落。放眼望去,天地间似有无数根琴弦在风情万种地弹奏着气势恢弘却又温柔缠绵的乐章。那是苍天对大地的诉说。它似恋人温存的软语、呢喃的倾诉;又似母亲给孩子传递摇篮曲时轻盈的哼唱、深情的祝愿。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炊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唯美、空灵的音乐,轻击耳鼓。我以为,《青花瓷》其词其曲,非神笔不能为之。春日,有青天,有烟雨,有满目葱茏的山川湖海,有沉甸甸的让我们倍觉踏实温馨、琳琅满目的物质,如此丰美的日子,夫复何求!

雨后,空气骤然变得清新、透明,泥土的芳香清晰可闻。树叶上挂满了晶莹的露珠,当它们错落有致地无声滑落时,大地饱含深情地将它们嵌入自己温润的宽厚胸膛。

天空,闪烁着蓝莹莹的光芒,你说是瓦蓝也好,你说是湛蓝也好,你说是蔚蓝也好,总之,那种蓝,仿佛被碧水洗过,纤尘不染。高远的天空中,太阳的万丈光芒四散开来,又情有独钟地照耀在水面上,荡漾的是一塘清波碧水,又仿佛是一塘明媚灿烂的阳光。

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王安石写的是五月,榴花绽放的五月,我却以为,是初春——暖阳普照的初春,细雨绵绵的初春,小草刚刚转绿的初春,叶芽刚刚萌出的初春。还有很多的自然之物尚未完全苏醒,但是,已经很好了,已经够美了。我们不急,我们有的时间是时间,未来的日子那么多,未来的道路那么长,只这思想,已是让人怦然心动。

豆蔻枝头,万物清新。新的一年才起步,做什么都能来得及。站在阳台上,我看见一群鸟儿飞离枝头,飞向蓝天……



厉顺 摄

叩问人生

——读丹溪草《人类命运变迁与规则》

◆ 文化漫谈

◆ 潘江涛

认识丹溪草,是在磐安任上。来婺履新后,一来二往十年间,相识相熟老朋友。要不是身体原因,丹溪草不会急流勇退。但学术界就可能少了一部沉甸甸的新著《人类命运变迁与规则》(2020年10月,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

丹溪草是浙江义乌人,与先祖朱丹溪颇有渊源。在南海边休养期间,他安静内省,“逐渐发现自己的病痛应该是积累了亚健康生活方式或者遭遇不适宜环境的自然表现”,没什么大不了。倒是进入数字社会的人类,面对贫穷、生态、自毁和焦虑4大危机,如何突破认识局限,构建和谐美好的生存空间?丹溪草放眼自然,从蜜蜂、蚂蚁等“社会动物”开篇,顺势推出人类社会发展的部落文明、父权文明、王权文明和资本文明,并以“理想秩序追梦”收尾,将研究叙述的视野置于人类自起源至今的整个发展历程,全面展现了人类进化的自然规则、社会规则,脉络清晰,视野宏观,观点鲜明,不少学者和媒体给予高度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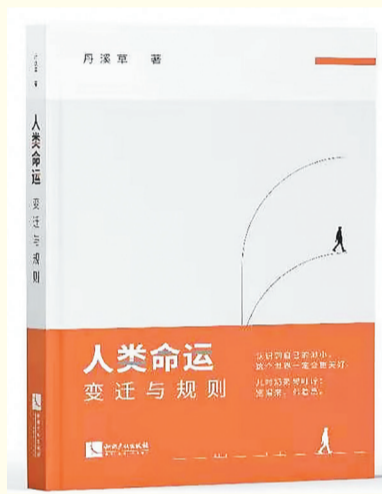
吴警兵是老家磐安普通读者。他真切地说:“《人类命运变迁与规则》揭去浮华和遮蔽,掘进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部分,起底了人类命运变迁与规则的深层秘密。”

“你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预见多远的未来。”

有个叫“文思”的读者则发现,《人类命运变迁与规则》“写的是从前,探究的是未来;字面叙述的是史实,内里蕴含的是哲理。网上许多人称这是东方人写的一部新‘人类简史’。”

网友“樱桃”似乎说得更直白:“看这本书,既像洗了个冷水澡,又似吹了个热风头。心里静了,脑子也清醒了,在以后的日子,要把生活过得更从容些,把事情做得更实在些,对身边的人和事更珍惜些。”

知名评论家、中国国际新闻杂志



社专家智库委员会执行主席沈文华先生也说:“《人类命运变迁与规则》就读者关心的诸多热点难点问题,以历史和哲学的视野,用鲜活的语言和事例,进行了深入浅出的释疑解惑,观点准确,史料翔实,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说服力。”

二 奇文共欣赏,好书大家读。我相信,这类美言美语无不发自读者内心,是一种真情流露,无须过多引用。我想说的是,在如潮好评中,竟少有人关注篇章之末的“章节思考”,而这恰恰是丹溪草的神来之思,实有“点睛”之功。

“社会动物就是一群扎堆生活的动物种群吗?”此乃丹溪草的首问。从表面上看,丹溪草通过分析蜜蜂、蚂蚁的生活习性,告诉读者一个基本事实,即便是低等“社会动物”,也是一个“有负责头领、有保障食物、有维持秩序、分工协调、合作周旋的共同体种群”。但实际上,丹溪草想要阐述的是,人类族群在当时的动物世界中虽然“属于比较边缘的种群”,生存环境却并非现代人想象的那样“十分恶劣”——“诸如如此的认知往往都是我们基于现在生活环境比较下的认知”。因为原始人

类思想单纯,“为了活着”而采集、捕猎、捕鱼的现实生活,“应该更加无忧无虑,体能也强壮许多,甚至比现代人要快乐满足。”

随遇而安,随缘而适。“父权文明”是由“部落文明”过渡而来。于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便摆在读者面前:父系文明是男性社会,文明步伐不是衰退,反而迅速加快?“人口即命运。”“随着食物的丰富,一个男性足够保障一个甚至几个人时,婚配的主导权必定倾向男性,而且男性没有孕期和哺乳的牵挂,在繁衍嗣上就有了优势。”丹溪草进而断言,“母系氏族文明的衰退,虽然和经济条件、生产力发展有必然联系,但是女性繁衍生育的先天约束应该是限制其进一步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

“享得王尊,承得冠重。”父权文明虽然促进了社会进步,但打破了母系社会的平等关系,“人性开始贪婪、变异,同床异梦的状况也随之扩大”。由此引发丹溪草的第4个叩问:“从人类四大早期文明发源地的现状看,为什么只留下了华夏文明?”智慧的问题可以激发和打开读者的心扉,并增进彼此间的沟通和理解。

“礼法文明的传承足以证明华夏文明在中国的深厚历史根基,在历史的无数次冲击和碰撞中,自始保持着传统氏族文明的社会组织模式,延续着氏族—宗族—家庭的传承。这种漫长的农耕氏族文明形成的熟人社会和自治模式,构建了完整的宗法社会生活形式,无论政治社会、经济社会,还是宗教社会,都像是宗法家庭的扩大或变异,都不自觉地比附宗法家庭模式。这成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结成生活群体的主要形式或基本形式,同样形成了充满宗法特性的规则构架”(《王权文明》第194页)。

丹溪草自问自答,虽然没把自己的理解说得十分透彻,但让人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了国家与民族的关系。他

说:“中华民族是世界第一大民族,祖先留给我们最宝贵的就是拥有庞大的人口血脉和民族复兴的家国情怀,这是中华文明相对独立和实现民族复兴的根基,稳固这个根基就是对人类巨大的贡献”(《理想秩序追梦》“章节思考”)。

三 “根脉文化”是先祖伏羲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要想枝繁叶茂,就得根深蒂固。这种“根叶辩证”,体现在操作性上,就是儒家心法“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尚书》)。而这个“中”,正是当下流行话语“守正创新”。因为“守正”,“创新”有根;因为“创新”,“守正”有气。

《人类命运变迁与规则》是一部跨学科、多视角地通过局部地域、典型史实梳理人类文明,反思人类历史,思考人类未来命运的著作,有创新,也有它的局限。丹溪草自己也坦言:“贸然写这样一本书,非专业的局限性自然非常明显,然而相信专业者的局限性也同样存在,怀揣无知的勇气,站在起点,才能有足够的勇气打破各种自以为是的局限。”不过,浙江大学王景新教授在《序言》中却认为,这部著作并没有完全遵循规范的学术要求来写作,阅读时也会感觉有些许随意之笔,但这些反倒恰恰使得作者有了更多发挥的天地。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

是的,伟大的哲学家们无一不终其一生来提出有关人生意、道德、真理等深奥的哲学问题。对普通人而言,虽说无须研究得如此深奥,但无论如何还是应该围绕自己所面临的种种生存困境,尽到一个社会人应尽的义务。

丹溪草的奶奶已是百岁高龄,尝尽人间的酸甜苦辣。《人类命运变迁与规则》既是丹溪草的处女作,亦是专门讲给奶奶听的心里话。接下来,他还能不能为奶奶和读者奉献其他研究成果呢? “宽慢来,弗着急。”

小雨纤纤风细细

◆ 朝花夕拾

◆ 王贤根

这几天格外想念老家,脑子里总是“小雨纤纤风细细,万家杨柳青烟里”的难忘景象。

这种思念是由京城的朦胧雨天勾起的。雨水节气已过,北方依然是瓦亮的阳光、干燥的西北风。有日清晨,忽见地面的冻土一夜间变得湿润、松软,才觉地气已经回暖,春的脚步悄悄走来了。风,些许的温和,路旁垂挂的柳条有了淡淡的青色。可是没过两天,一阵寒流袭来,天色骤然变得灰蒙蒙的。晨起,闻得小雨声响,却难见它清晰的踪影。哦,是高大的楼群、褐黄的草木消解了春雨的情影。这,不得不让我想起老家那以青山为背景的纤纤细雨的风情。

老家的绵绵细雨是道景。当冬的气息还未褪尽,初春便披着俏丽的衣裳悄然而至。这时的节气,正是“雨水”。农人们特别钦佩祖先将二十四节气掐算得这么精准,并取了一个个富有诗意的名称。“雨水”时节的雨,绵绵细细的情调显现的是温情脉脉的诗

意。会稽山四季青黛。黛色的群山如同一道壮阔的屏障,装点江南大地上。春风温和,轻轻吹拂,小雨飘落,白生生的不绝,好像是无数柔软的丝条,从天际洒下来。落在翠绿的树叶、竹梢上的雨滴,沙沙的柔声,宛如上天与大地的私语。

迎春花早已绽放金黄的花朵,繁华的金黄还未退出花的舞台,嫩绿的芽尖便深情地探出头来,数天工夫就出落成椭圆的绿叶,托着晶莹的雨珠,闪烁着亮亮的光泽。粉色的桃花缀满了枝头,蜜蜂与彩蝶飞绕,当雨声来临的时候,它们又悄悄地藏匿起来,只待明媚阳光透过雨雾重又温暖地普照过来。几丛翠竹将桃花的粉红衬托得更为妖艳,翠竹也由此显得高大挺拔,仿佛是伟岸的男子依傍在娇女的身旁。门前的沟渠里,清水静流,水草浅浅荡动,渠旁垂柳青青,梢头随风轻轻点在水面上,引来不少游鱼的追逐、噬嚼。

几经春风春雨的洗涤,野地里的

青草不经意间茂密起来,夹生在它们当中的荠菜、马齿苋、水芹、蕺菜、鱼腥草等,便成为孩子们招采的意中之物。这时,雨气蒙蒙的田野上,可见戴着斗笠的小孩子,三三两两的,一会儿立起,一会儿俯身,将湿漉漉的野菜采入小篮。带有泥土和野草芬芳的各种野菜,过会儿便成了农家餐桌上的美味佳肴。

作为老老少少一大家的主妇,每天都在算计着一日三餐主副食的搭配。我妈在灶台边掌勺,一边翻炒得锅里的青菜噼里啪啦作响,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与家人聊些家事村事,偶尔觉得缺个什么,便大声地叫我拔两根竹笋去。我应声放下笔,提把小锄,跨出家门,抬头望一眼茫茫的雨幕,低头猫腰冲向身后的那片竹林。

竹林生长着的都是石竹。它没有毛竹那样粗壮、高大,它们的落叶也不至于飞到二层楼房的瓦楞上去。石竹出笋率高,秀韧的身杆四时青翠。农人的审美情趣与实用价值观紧密

糅合,便将这一竹种从深山丛林移植到平畴家院,从此与白墙青瓦相邻,与鸡鸭狗猫相处。

春雨的沙声里,杆杆翠竹挺拔,神采飞扬。从它们庞杂的根系上拱出地面的笋头,略呈嫩黄,而一旦沐浴春雨,即可见它生机勃勃的景象,紫褐皮壳尖尖嘴,一天一个样儿,呼呼地往上长。

按爹往日的吩咐,拔竹笋要注意,壮实的,期望可成材式地保留,即使粗壮但过于密集的,要间挖或间拔,不可伤其根;周边少拔,让它们自由发展,开疆拓土。我钻进竹林,很快用小锄挖了几根,现挖现洗现炒,泥土下那段仍是鲜嫩。起身返回时,闪动过猛,撞得几根竹子哗啦啦地响,一阵豆大的雨滴从竹叶上泼落,洒在我的身上,钻入衣领,冰凉。

门外的雨还在落。纤纤的雨和细细的风给我们农家的饭餐平添了一份祥和的气氛。七八双筷子各自伸向这盘热气腾腾的雪里蕻炒笋的时候,我心里蓦地有种甜滋滋的感觉。